

· 總編視角 ·

主持人語：

2022 年 11 月，隨著以 ChatGPT 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Generated Content, AIGC) 的橫空出世，其對學術界、期刊界的衝擊不可謂不大。ChatGPT 作為一種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它能夠基於在預訓練階段所見的模式和統計規律，不僅實現像人類一樣進行聊天交流，還能完成撰寫郵件、視頻腳本、文案、翻譯、代碼，甚至撰寫學術論文等任務。其問世不到四個月，OpenAI 即推出 GPT-4，這是一種多模態大模型，能支持圖像和文本輸入及輸出，擁有強大的識圖能力。其發展之快速，功能之強大，影響之深遠，爭議之激烈，均遠遠跳出想像。本期特約發表王濤、吳靜二位教授大作，即是從歷史學、哲學的不同學科背景對此作出的一種回應。

王濤的《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以其歷史學研究的學術背景，闡釋了大語言模型時代歷史書寫的路徑與局限。歷史學之所以能夠保持不斷的活力，就在於其開放性。大語言模型的崛起將會對歷史書寫帶來挑戰，歷史學家應該主動應對其他領域的範式轉變。但是，作者更關注大語言模型之於歷史書寫的消極影響，其負面效應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虛假信息過載，徒增有效信息獲取成本；二是加劇英語的數字霸權，讓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三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內容會污染人類精神文化產品。作者還試圖以歷史與記憶為例，來說明大語言模型在歷史書寫層面存在的局限性。文章特別指出，大語言模型在表面上對歷史與記憶是友好的，但也會與遺忘發生悖論關係，由此引發記憶倫理的問題；同時，大語言模型讓記憶失去了歷時性的發展空間，喪失了從單純的記憶昇華為歷史文化的可能性。

王氏擔心，大語言模型可能對歷史專業的學生帶來學術能力培養的災難性後果。學生會依賴大語言模型，輕視紮實的學科知識、獨立的思考能力以及嚴謹學術規範的價值。作者認為，作為專業歷史學家，面對工作中引入大語言模型仍然需要懷抱謙虛謹慎的態度，既不視其為洪水猛獸，也不能取代史學家的獨立思考。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歷史學將與大語言模型共生共榮。

吳靜的《通用人工智能會預設一種“公理化”的普遍性嗎？》，則從哲學的角度關注了 ChatGPT 為起點的通用人工智能技術與人類知識構型及其深遠影響之間的關係，認為大語言模型所暗含的語言符號和內容的可通約性指向了經驗的可通約性，它實際上是以全球化為基礎的現代性社會生產方式的布展。這種技術通用性所預設的“公理化”知識體系，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全球布展的體現。一旦 AIGC 不斷將自身生成的前序文本作為訓練數據來源，將導致知識生產的封閉化和中心化。作者首先提出大語言模型的可通約性和親人性的特徵同時加深了人對技術信任感和無批判性，使得不但大模型所生成的文本輸出，甚至連輸出內容被表達的語言和方式都在決定人們對“現實”的理解，消解了知識背後蘊含的對人類存在意義的追問；其次通過討論以遞歸的詛咒與可解釋陷阱等為症候的大模型的危機，認為通用性導致自我循環的可疑的普遍性；進而主張通用人工智能的通用性與德勒茲對資本主義“公理化”的分析具有根源上的一致性和同構性，提出其對於知識構架的預設是隨著資本所產生出的普遍性生產範式的側寫，其結果將導致知識的形式趨於開放，而內容卻趨於封閉或中心化。

文章認為，我們需要更加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通過持續性的反思和預訓練擴展，使 AI 技術超越“公理化知識”的窠穴，切實地為人類的未來造福。末了作者不禁感慨繫之——當人工智能奇點即將降臨的時候，人類是否已經做到真正認識自身了呢？（劉澤生）